

# 黄璜:从涟水走出去的省委书记(上)

■ 陈林

黄璜,我县红窑大金圩人,大专文化,1946年即投身革命。改革开放之初,党中央作出干部队伍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的顶层战略设计,在这波改革浪潮中,黄璜脱颖而出,由六安地委副书记跃升为安徽省委书记,堪称干部“四化”的标本。后又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、宁夏军区第一书记等要职,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相当的贡献。本期《涟水名人》栏目特刊载《从涟水走出去的省委书记》一文,以资读者。

——编者按

黄璜,曾经的涟中学子,涟水籍在外知名人士。他兄妹六人,是家中长子,我的奶奶黄树英排行第二。因为这层亲属关系,加之离休后,他的时间比较宽松,通过书信、电话、探亲等方式,我和舅爷爷黄璜的往来日益增多。

其间,舅爷爷黄璜对我的学习、工作鼓励甚多,几次写信、题字于我,关注我的成长进步。知我有喜好收藏的兴趣爱好,他尽其所能,为我提供丰富的藏品,令我深受鼓舞。他因十三岁就离开家乡涟水投身革命,新中国成立后又一直在外省区任职,所以,虽官居省部级,家乡人民却对他知之甚少,甚至有的家乡人还对他抱有误解,狭隘地认为他没有为家乡发展做出应有贡献。他一直在外省区任职,在跨省区且交通、通信均不发达的那个年代,即使有心想帮助家乡发展也是鞭长莫及、爱莫能助。每遇有人谈及,我都会为他做一番解释。殊不知,他对家乡始终牵挂不已,对自己的少小离家、老而不归抱有愧疚,觉得对不起家乡。每次去京看望他,他都要询问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,询问群众的收入情况,询问家乡生产生活情况。作为家乡与他联系较为密切的人,更作为黄老的后人,我认为我有义务和责任把他光荣、传奇而坎坷的人生经历真实写出,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黄璜,1933年8月出生于涟水县红窑镇大金圩村,父亲黄德兴、母亲黄马氏,均为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他1946年参加革命,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完全通过自身勤奋和努力,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、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;江西省副省长;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、宁夏军区第一书记;全国政协九届、十届常委,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。中共十二届、十四届中央委员。



黄璜与本文作者

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黄老,退居二线后,按照组织安排寓居北京。他一生倡导“不贪污、不腐化、不违法乱纪”的三不主义,提倡“不该得的不得、该得的也可以让一点”的做人原则,诚实做人,“笨鸟先飞”,真正做到了一个高尚的人。

1946年,是黄璜人生道路上最具转折性的一年。这一年的夏天,一场在中国革命史上堪称空前规模的大内战爆发了,战火迅速烧到了涟水城,一场为时三个多月的涟水保卫战打响了,当时就读于涟水茂公淮海一中(涟水中学前身)的黄璜遵照自愿原则随部队北撤山东,被分配到华中野战军第一野战医院,由此开始正式参加了解放战争,后一直从事战地救护、文艺、密码电报抄写和密码电报翻译工作。其间,先后转战孟良崮、济南、莒南、盐城、镇江,直至上海解放。在三野前委做机要工作期间,天天抄写给陈毅、粟裕、唐亮等军事领导人电报,有时只抄一份,多数时候是复写,一般要复写五六份,均是手工抄写,极为枯燥。当时他的机要工作能力十分出色,一项技

术指标在竞赛中曾经获得华东军区要战线第一名。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总部从事机要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黄璜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调至安徽省委机要处任台长,并先后任安庆地委机要科长、安庆地委统战部干部科科长、望江县委书记、安徽省委组织部一级巡视员。“文革”期间,在省委组织部靠边站,1969年12月下放肥西县农村,1972年7月回省城,任省革委会青办党组成员、宣传处处长。

1978年4月,黄璜从安徽省山下乡办公室处长任上下派到无为县任第一副书记。当时的背景是安徽省委很重视无为县,已为该县选了一位县委书记,是从大队上来的,工作表现不错,但未在县委工作过,要他主持一个县的工作还有待学习和提高,需从省直派一个曾在县里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同志去协助他开展工作,这时黄璜就领导人电报,有时只抄一份,多数时候是复写,一般要复写五六份,均是手工抄写,极为枯燥。当时他的机要工作能力十分出色,一项技

主题,着重讲了无为县是革命老区,是在全省有影响的人口超百万的大县,历届省地委领导都很重视这个县。万里说:“最近,省委已任命付昌堂同志为县委书记,他是从大队书记上来的,人不错,年轻能干,你去协助他,共同扭转无为县的局面,将无为搞上去。现在,正是春耕生产季节,要抓紧去,先去抓生产救灾,千万不要饿死人,必需的粮款,由省里拨付。”就这样黄璜匆忙赴任无为县。20世纪70年代末,他曾全过程参与和领导了影响深远的安徽农村改革,在改革的艰难阶段,万里都能亲自上阵,鼓舞打气,使得无为县的农村改革试点工作走在了安徽和全国的前列。

由六安地委副书记直接跃升5000万人口农业大省的省委书记,至今也不多见!任职安徽省委书记期间,他一直奉行平民政治,倡导廉洁奉公,反对争名夺利搞特权。按照惯例省委安排他入住省委小花园的住宅楼,这也是前几任省委书记的住所,本是顺理成章,可是被他婉拒;作为省委主要领导,配备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公务员是允许的,如外出还可动用警车,可是这些在他上任后就被他给废除了,他的这一改革方向在今天看来,不正和中央提出的“八项规定”“六项禁令”相吻合吗?此外他还较早系统提出关注“三农”问题,一直比较重视农村工作,把农民、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首要任务,致力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,改造农业社会。安徽大地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省份。1987年7月1日,既是党的生日,也是他告别安徽的日子。自1953年初抵安徽,他在安徽整整工作了34个春秋。



# 浩气长存天地间(上)

缅怀朱洪滨烈士

■ 郑庆霞

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,却冲不淡后人对于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,有多少先烈用自己的热血青春,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今天。涟水县岔庙镇革命烈士朱洪滨,在1941年3月27日的新渡乡齐老庄战斗中壮烈牺牲,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仅22岁的宝贵生命。他短暂的一生,留下了多少惊天动地泣鬼神的革命故事,在英雄诞生的这片红色热土上,革命薪火代代相传,激励着一代代新人奋发图强,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农村,奉献他们的热血和智慧。

朱洪滨,1920年9月出生于涟水县岔庙镇洪滨村一个中农家庭,他小时候对书本就有特殊的情感,以“吾等小学生,正当求学的时候,必须勤奋好学”立志,幼年即发奋读书,成绩优异,在校时乐于助人,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,1937年考入前省立扬州中学。

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上海、南京相继被日寇侵占,国无主权,民无宁日,国难当头,朱洪滨毅然离校回乡,怀着“拿起武器,把城乡人民动员起来,赶走日本侵略者,保家卫国”的壮志,把生死置之度外,积极参加李干成、陈亚昌等同志组织的抗日同盟会,采用集会、演出、散发传单、贴标语等方式,在盐河东西、六塘河两岸,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朱洪滨烈士的宣传工作在非常时期做得异常出色,他把日寇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整理成通俗易懂的演讲稿,走到哪里,讲到哪里,他的演讲,总能引起听众的共鸣,他讲得义愤填膺,乡亲们更是听得群情激昂,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。

涟水城沦陷后,朱洪滨与王伯谦、陈亚昌、林士钧等同志组织的武装队伍迅速发展为涟水民众抗日独立营。为壮大抗日队伍,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,把乡亲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,1939年6月,朱洪滨毅然带领自己的队伍与吴亮、万众一同志领导的淮阴抗日义勇队组合,成立了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,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被任命为排长,年底任八路军山东陇海南进支队第三梯连指导员。由于战功卓越,这支部队很快升为八路军的主力。1940年初朱洪滨任淮阴大队8营教导员,1940年秋八路军主力东进,朱洪滨被任命为第三师淮阴大队1营教导员。1941年春任主力部队第四新四军独立旅2营教导员。

1939年秋,朱洪滨率部从岔庙林大庄向朱南荡进发,路上突然出现土匪,他淡定指挥,冷静地布置队伍埋伏,诱敌深入,出其不意地将匪徒包围,一阵攻击过后,活捉了苏共田一伙顽匪,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,将土匪就地镇压,为民除害,乡亲们欢欣鼓舞,战士们击掌祝贺。1940年,在

王集反扫荡中,子弹打光了,面对冲上来的匪徒,朱洪滨急中生智,勇敢沉着,用一支空枪俘虏了七个敌人,一时被传为佳话。一次,朱洪滨的队伍在沐阳县集附近驻防时,由于情报失误,队伍被王光夏匪部重重包围。朱洪滨部队被困于一个小村庄,当时部队武器相当紧缺,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,形势万分危急!他吩咐部下悄悄去寻找武器,当他得知一户地主家藏有土炮,战士们再三商借不成,便亲自跑到地主家,计划用爱国情怀打动这个地主,但地主态度坚决,丝毫没有商议的余地。此时,土匪的包围圈越来越小,再不还击,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。朱洪滨不再犹豫,他当机立断,抽出菜刀,将地主控制,硬是逼着他交出武器,就凭着这门土炮和朱洪滨的机智,战士们的骁勇善战,竟然顺利将匪徒驱散。那个夜晚,正是春寒料峭河水刺骨的时刻,从硝烟中大步走出来的朱洪滨,带领他的战友们涉水渡过六塘河,部队终于安全转移。

据涟水县志记载:朱洪滨在外抗日寇,内打土匪的战斗中,英勇顽强,所向披靡,在淮沐涟泗边区,敌人随时都会遇到他们的伏击,敌人的每次出击,都会遭遇伏击部队迎头痛击,最后落荒而逃,伤亡惨重。朱洪滨的名字令敌人闻风丧胆,他在每一场战斗中,不仅战略奇特,还身先士卒,不怕流血牺牲,他的队伍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,威震敌胆,屡建奇功。



# 记忆中的出礼

■ 任志刚

记得小的时候,亲戚或者庄上人家做事,总要随礼一下的。我们老家把“随礼”管叫“出礼”。那时候,家家都穷,钱不管多少,出的是一份心意。

每到出礼,父亲总爱去家境好点的邻居家借件新的外套,穿着觉得脸上有光彩,腰板挺得直,不禁神气了几分。如果再借辆自行车出去,就更得意洋洋了。那时,出礼是两块,关系近一点的,三块到五块之间。我读小学一年级学费是一块钱,这个礼钱就相当于我几个学期的学费了。有个邻居,家里太穷,出不起,就和主家说,来帮忙,礼钱先赊着,主家就让他去扯草烧锅,他也就乐滋滋屁颠屁颠忙去了。

这时候,总要把家里的近房头妇女请去帮忙,刷碗筷洗菜切菜端菜,里里外外忙个不停。如果桌凳和碗筷不够,还要去邻居家借几个,在屋里屋外摆开。去得早的亲朋友好,坐在一起的桌子。家里再请两个识字的人,能捧得上台面的自家人或生产队有头有脸的人物,去陪席。桌上,最长

后再排其他的座位。背对门的是陪席。其他不重要的客人,包括本庄的,邻庄邻队的,坐在摆着叫四心桌子的旁边小屋里。

酒是从街头小店打来的散酒。店家用一个小罐子,一下一下打着酒,最后,往往多饶那么一点点,喜得主家笑容满面,好像讨了多大巧似的。斟酒,必须从主桌上首开始,依次循环下来,最后斟陪席的酒。如果是喜事,一般情况下,菜上了四道,就会放鞭炮,那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和着客人的划拳声响在小院的上空。划拳,是我们老家老一辈人喝酒时必须的关节,三拳两胜。弟兄俩好啊,八个拳啊,你一个啊,我一个啊,再来一个好啊。声音一阵比一阵高。输了,摇摇头,溜溜把酒喝下去。赢了,眼睛盯着对方的酒杯,一看,还有,就把对方的酒杯拿起来,说,不行,你还留一泡尿干啥。输的人就尴尬地又端起酒杯来,扭扭嘴,撇了个底朝天。这时,酒司令才可以把酒满上。于是,又热闹起来。

这时候就会有端菜的上来,和主桌说,菜等等再上啊。菜是会炒几个拿手的,春团团(春团团指邻近之处)人掌勺。主家就明白了,厨子要喜钱呢。就去殷勤地给厨子点着烟,说一两句讨好又还价的,便把烟和喜钱塞进厨子衣服前面的口袋里。一边塞着,一边陪着笑,喜钱不多哈,劳烦他大爷了。厨子呢,笑咪咪的,半推半就,事情就过去了,然后开始吆喝着继续上菜了。

鞭响不久,就会有道喜的到门前。通常是两人一组。或一男一女,或两个都是男的,很少见到两个都是女的。有的时候一个是盲人,另一个拿着一根棍,搀着他。到了门前,一个拉着二胡,一个打着响板,唱着我们家乡亲们爱听的叫蛮琴的戏词。或者一个说着喜话,一个在后面道好。这时就会有亲戚代表主家出来,问要多少钱。道喜的说给一口吃的就行,钱随便。说好了,主家代表就叫厨下盛点饭给他们,再每人给个几毛钱的。这边人刚打发走,那边又有道喜的来了,敢情是听到了鞭炮声,或者是他们内部有通气,总归有两至三趟的来。大方一点的,在门口放了十几响声的小鞭,就带着笑进来了。遇到这种情况,主家一一说着好话给点钱将其打发走。

四道菜上过,烟和喜钱到手,厨子就劲头十足地炒个热乎。菜上完了,就烧个汤啥的,这个就交给主妇去做了。厨子由主家男人陪着,另起一桌,喝几盅。菜可以是各桌吃剩下的,热一热,但酒是必须有的。席终了,厨子喝得歪歪扭扭,醉眼朦胧,又拿了三两包主家塞的烟,哼着小曲悠悠回家去了。

我那时小,总被父亲带着,站在桌旁,父亲不时倒一口菜给我,当时觉得真好吃。后来渐渐大了,父亲也会让我一个人去。我知道大人的心事,无非是借机让我去多吃一点好的。有一次,东边邻居家过寿,我去了。八碗八碟的,头菜是杂烩,由肉

圆、炸猪皮、黄花肉、鸡糕、菠菜烧成。热腾腾刚上桌,便被一扫而空。我小,等我反应过来,就捡碗底剩下的了。记得有一盘菜,叫梅干菜扣肉。就是在碗底放几块加工好的肉片,肉皮朝下,然后放上梅干菜,放笼上蒸。等熟了,往另一个大碗碟里一扣,肉就翻到上面来了。记得当时那个肉片是红烧的,红露露的,油叽叽的,散发着香味,带着下面的梅干菜也香气扑鼻。或者是一碗甜肉,里面放几个大枣,吃到嘴里,油而不腻,未嚼已化。有一次,一上桌,还没注意,就被本家一个叔叔一筷子夹去了一多半,弄得我这个做晚辈的脸都涨得通红。

那时的人,很质朴,讲究尊老爱幼,讲究亲情往来。出礼,是亲戚团圆的机会,也是诉说家长里短的场合。我们家每次有喜事,我就被大人早早喊起来,把屋里屋外扫得干干净净。等有亲戚来的时候,被大人带着,一个一个地叫着,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,总要笑脸相迎,一团和气。且总希望客人一家都来,如有亲戚没来,就问,他大姨,或他三姨夫咋没来呀?这时,亲戚就会说,啥事啥事,没空来。然后,就和大家一起,说笑起来。每逢此刻,院子里就喜笑颜开,笑声和酒香,就不注意地、细溜溜地钻进每个人的心坎里去了。



【作者小档案】

严成刚,县外国语学校美术教师,毕业于淮安师范学校美术专业,后取得西南大学美术本科学历。南京印社社员,省篆刻研究会会员,省书法家协会会员,县教育书画协会、书法家协会、职工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。自幼酷爱书画,画作多有获奖,如国画《聚焦》入选省第七届美术新人展,美术作品获省教育厅主办“筑梦丹青”——2020第二届江苏省教师美术作品评优秀奖,国画作品《同心战疫》入选“信仰力量 辉煌”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省美术书法作品展,《文武武将》入选市美术奖,等等。